



少年黑卡

SHAONIAN
HEIKA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常新港 著

少年黑卡

SHAONIAN
HEIKA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常新港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黑卡/常新港著. - 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2.6

ISBN 7-5324-4914-9

I. 少... II. 常...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3846 号

少年黑卡

常新港 著

施晓颀 插图

姜 明 整体设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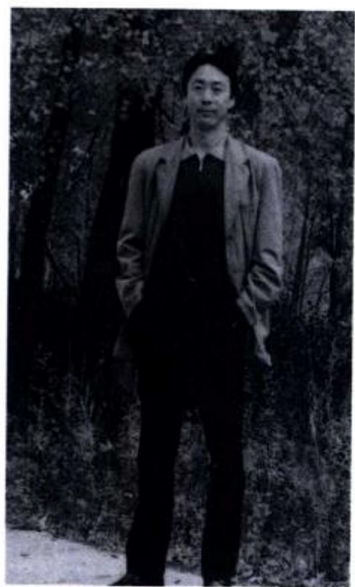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50 × 1168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7.375 插页 2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129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2 年 6 月第 1 版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	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	印数 1 - 8,000

网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jcph@jcph.com

ISBN 7-5324-4914-9/I·1945(儿) 定价: 13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常新港，一九五七年生于天津新港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创作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春的激情》《夏天的受难》《傻瓜也可爱》《男孩无羁女孩不哭》等，以及成长随笔《与荒原共舞的男孩儿》。短篇小说《独船》、长篇小说《青春的荒草地》分别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。一九九三年获庄重文文学奖。并有部分作品译介到国外。

目录

5 第一章：木制阳台上的那个男孩子

→ 19 第二章：风的铁搭档长发耐特

29 第三章：丑耐特绝食

第四章：丑耐特帮助风回忆那过去的事情 37

→ 47 第五章：风知道了有关自己的录像带

55 第六章：风又看见了使用左手的人

→ 67 第七章：“我管不了自己！”

77 第八章：恋爱中的丑耐特

→ 91 第九章：连续留级八年的风

101 第十章：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能偶尔想起过去的事

第十一章：风又掉进遗忘的怪圈 109

→ 121 第十二章：风又犯了大错误

133 第十三章：“我怎么令别人受不了了？”

→ 143 第十四章：风看见了自己在八年

前的录像

155 第十五章：风不相信世界上会发生这种鬼事情

——> 167 第十六章：逼风做好事

179 第十七章：风看见了那份判决书

第十八章：风要寻找八年前的审判员 195

——> 205 第十九章：惟一的女审判员下落不明

215 第二十章：耐特提醒风要注意一个人的行为

——> 227 第二十一章：耐特的最后一次飞跃

第一章 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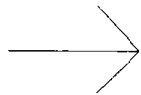
木制阳台上的那个男孩子

(2000年夏)

那是一幢又老又旧的楼房，它的身上除了红砖头的骨头外，还依稀能见到涂在表层的黄颜色和白颜色。紧挨着旧楼的是一条旧街，这条街上弥漫着永远散不尽的菜市场的特有味道。这儿的早市总是奇怪的热闹，让人误以为这里就要发生什么大事了。其实，没有任何大事能发生。赶早市的人们手里也就拎着两条鱼、一块豆腐、半把青菜，日子平淡得

就像手里的豆腐。街口突然有了骚动，人就朝着那儿涌去了。真抢到了跟前，你肯定觉着无味，一个老头被地上的菜叶滑了一下，把一个女人手里的油瓶子碰掉在地上，碎了。

奇怪的是，走在这条拥挤的小街上，许多人总要忍不住朝上望去。视线上方，是一个你永远为它担心的木制阳台，它朝右边歪着，不知哪一天会突然间脱离旧楼，从半空中坠落。眼神好的人，能



看见支撑阳台的每一根木头都裂着缝隙。听力好的人，能听见木头阳台老朽的呻吟。

就在这个阳台上，站着一个男孩子。

最早时，人们看见这个男孩子站在阳台上吹肥皂泡，那些无色的细小的泡泡就带着点浪漫飘落到人群中去了。偶尔，他的嘴巴里会吹出一个很大的泡泡，泡泡就摇晃着朝街上飘去，男孩子明白，大泡泡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他就张着大嘴，目送它的旅程，一直到它彻底消失了，男孩子的嘴还没有闭上。

楼下有一个男孩子喊他，整条街上的人都听得见他的喊叫，唯独阳台上的那个男孩子听不见。街上的男孩子仍旧在喊叫，让他去街上玩。

阳台上的男孩子不是听不见，而是不理睬那个街上的男孩子。

街上的男孩儿吹了一声口哨，就有几个男孩子凑到一起，然后都朝那个阳台上看，用手指指点点。

阳台上的男孩子还是没有理睬他们。

楼下为首的男孩子就突然朝阳台上扔了一个鸡蛋，那鸡蛋在旧楼的墙上绽开了一朵儿湿润的黄花。黄花在瞬间就枯萎了，顺着墙壁流了下去。

“风！你下来！”

阳台上的男孩子叫风。他的嘴巴里又吹出一个大泡泡，当泡泡飘下去时，楼下的几个男孩儿朝大泡泡扔东

西。他们击不中泡泡，它落在一棵树上消失了。

为首的男子叫蛋。大家都叫他蛋。他从三岁就留光头，一直留到现在。他三四年级的时候，可能感到了不美观，曾经坚持要留发，就留了两寸长的头发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头皮开始发痒，最初还忍着，用手去挠。到了深夜，蛋就把什么都忘记了，只觉得头皮痒，奇痒，吭吭地挠，把大家都挠醒了。剃了光头后，让头皮接受阳光的直接照射，搔痒感就消失了。他还有一个怪癖，口袋里总装着一个生鸡蛋，头皮上不舒服了，就把蛋清涂在头皮上，很管用。所以，他站在你面前，你只能想到他就是蛋，不会叫什么伊长城。

“风，你给我下来！”蛋喊。

这时候，那个叫风的男子朝蛋举起了一支喷水枪，在蛋还发愣的时候，喷水枪就射出了一股肥皂水。那股肥皂水洒下来时，围在蛋身旁的几个人早跑开了，只有蛋一个人很英雄地立在原地，肥皂水就很轻易地落在了他的头上。蛋仰首冲着阳台喊：“有本事就下来！”

风面无表情地看着楼下的蛋，好像在等待什么奇迹发生。风静候了十几秒钟，就看见蛋开始挠头皮。然后又看见蛋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东西。风知道蛋在下意识地摸生鸡蛋，可是，两分钟前，蛋把它攒在墙上了。

刚才跑开的男孩子们见蛋很痛苦地挠光头，就凑过来看，见光头皮上出现了可疑的红斑，还散发着一股怪味

道。

风从木制的旧阳台上消失了。

蛋的光头上的搔痒可没有消失，他回到家朝光头上抹了两个生鸡蛋，不仅没解痒，而且痒哭了。蛋的妈妈把他领到医院，敷了三四种药，不见效。一连痒了他几天，搔痒感才逐渐消失。

有一天，风和蛋在那条旧街上遭遇了。当时风的嘴里正在嚼口香糖，嚼得飞快，他看见蛋时，就停止了咀嚼，警惕地盯住蛋的眼睛。蛋走到风的面前，相互用男孩子特有的挑衅目光照着对方。在这无需使用语言的时刻，风重新咀嚼嘴里的口香糖，那样子看上去像是在给自己装填弹药。

“我讨厌你嚼口香糖的样子！”蛋的第一句话就暗藏杀机。

“你的光头让我恶心！”风的话让蛋听了后，后脑勺子开始发痒。

风做好了打架的准备，他把口香糖吐在了手心里。

蛋又说话了：“我想先问清楚一件事，打掉了牙不后悔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那天你的喷水枪里射出来的是肥皂水吗？”

风乐了，真的从心里往外高兴，忘了紧张气氛，又把手心里的口香糖塞进嘴里嚼起来：“我想告诉你，除了肥

皂水,还加了一点我的尿,你听明白了?”

蛋听完风的话,不仅没恼,反而冷笑起来:“你终于比我还坏了!”

风把口香糖吐在蛋的脸上,摆了一个打架的姿势。

蛋后退了一步:“我今天不想打架了!我已经赢了!”蛋说完,退着跑,把脸一直朝着风,做着淌坏水的古怪表情。

有一天,这条旧街早市上出现了一个老头,他用一个塑料袋装着一块豆腐,见到人就打招呼。老人们都觉着他面熟,又不敢认。他自报家门,说自己是老豆腐。旧街上的老人这才认得他是瘫痪了七八年的老豆腐。老豆腐的头发彻底白透了,比塑料袋里的豆腐还白。他还是爱吃豆腐,他说,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豆腐,他就会瘫死在床上



了。就在二〇〇〇年夏天的这个早晨,老豆腐习惯地朝那幢旧楼的木制阳台上望了一眼,他呆住了。他手里的豆腐掉在了地上,朝天的下巴哆嗦起来,他的手指着那个阳台,双腿一软,坐在了地上。

老豆腐看见了风。这是老豆腐八年后走在街上的第一天,那个站在木制阳台上的叫风的男孩子,还站在那里吹泡泡,他没长吗?他八年前是十岁,现在就应该是十八岁了,他,他看上去还是十岁呀!他的脑瓜子全乱了。老豆腐的头旋转起来,嗡嗡的,打出了火星子。

当天夜里，老豆腐早早躺倒在床上，一言不发，当家人询问他哪里不舒服时，老豆腐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在床上躺了八年吗？”老豆腐的儿子说：“爸，你可真的糊涂了，我和你儿媳妇原来都是国营大厂的工人，为了伺候你，我们都辞了公职，每天是数着秒过来的，八年零四天，哪里会记错？”

“你们见过旧楼阳台上的男孩子吗？”

“什么阳台上的孩子？爸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难道你们没见过木制阳台上的男孩子？”

这时候，老豆腐听见儿媳妇跟丈夫说：“怎么办，咱爸开始糊涂了！”

老豆腐用手拍床：“你们才糊涂了呢！”

一九九二年的夏天，老豆腐走在旧街的早市上，当他步行到旧楼下时，从半空里洒落下一串水珠子，他仰首一看，见到十岁的风站在三楼的木制阳台上，裸露着小东西朝大街上撒尿。他火了，朝阳台上喊叫起来，引来一帮人看热闹。二〇〇〇年的夏天，老豆腐又看见了十岁的风。

第二天，老豆腐很早就来到了早市，有的小摊小贩还没来。老豆腐就站在旧楼下等着，好容易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个中年女人，那女人在晾衣服，老豆腐不失时机地大声问：“你有几个儿子？”

那女人用手点点自己的鼻子，意思是，叫我吗？

老豆腐大声喊，就是问你，你有几个儿子？

那女人说,就一个。

他叫什么?

女人手里的湿衣服掉落在地上,她一脸的不安,我儿子出事了?

老豆腐在楼下抻着脖子喊,他叫风吧?

女人说,是呀,是叫风。

老豆腐在问下面这个问题时,两条腿又开始发抖了,风,他到底几岁了?

十岁。女人说完,拎着脏衣服回屋了。当她重新洗净衣服返回阳台上时,她看见老豆腐仍站在楼下,半张着嘴,呆呆地望着她。女人把身体俯在阳台上,冲老豆腐喊,大叔,你怎么啦?老豆腐的下身没动,上身却摇了一下,终于支撑不住,朝后倒了下去。

这是老豆腐的第二次卧床不起,口中老提一个字,风,风啊!他的儿子就去关上窗户。可是,老豆腐还是不停地叫,风,风啊!

儿子说,爸,没风了,窗户都关严了,再说,大夏天的,门窗紧闭,这屋子怎么呆呀。这时,老豆腐的儿媳妇说话了,不对,爸说的风是个人。

儿子就说,如果风是个人,咱们就去找这个人!

老豆腐的儿子终于打听到了风不仅是个人,而且就住在旧街的旧楼上。当他被一个中年女人让进屋里时,他最先看见了一条短毛黑狗,就像一只混血的吃不饱的变



种猫，它一见陌生人走进来，噌地站了起来，露出一排闲置许久了的牙齿。老豆腐的儿子惊了一身冷汗，脑瓜子出现了一片空白。好半天才看清那狗的右腿拴了一根铁链子。那根链子说明这条短毛黑狗的经历复杂而又不很光彩。它的大脑袋跟奇小的身材完全不成比例，就像一个心情不好的设计师设计出的玩具。

中年女人喊了一声风，里屋的门就轻轻地开了，风就站在铜色的门后。老豆腐的儿子一见风，说不出为什么，紧张的心情不亚于见到短毛黑狗，他问风的妈妈：“他，他多大岁数了？”

“十岁，我刚才告诉过你了。”风的妈妈说。

“我怎么觉得他不像十岁，像八岁？不，像十五？像十六？他真的是十岁？”老豆腐的儿子自问自答，两眼开始恍惚。

这时，风说话了：“妈，你叫我干什么？我又犯了什么错？”

风的妈妈盯住老豆腐儿子那张皇失措的脸，又看看儿子风的表情，问：“我儿子做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爸爸想见见他。”老豆腐的儿子发出邀请后，身子不由朝大门口处退了半步。他觉得内心里的恐惧在不停地膨胀，把他的五脏六腑朝嘴巴外面挤。

风笑起来，短毛黑狗也叫唤起来，一边叫，还一边讨好地观察小主人的表情。老豆腐的儿子就被门坎儿绊了

